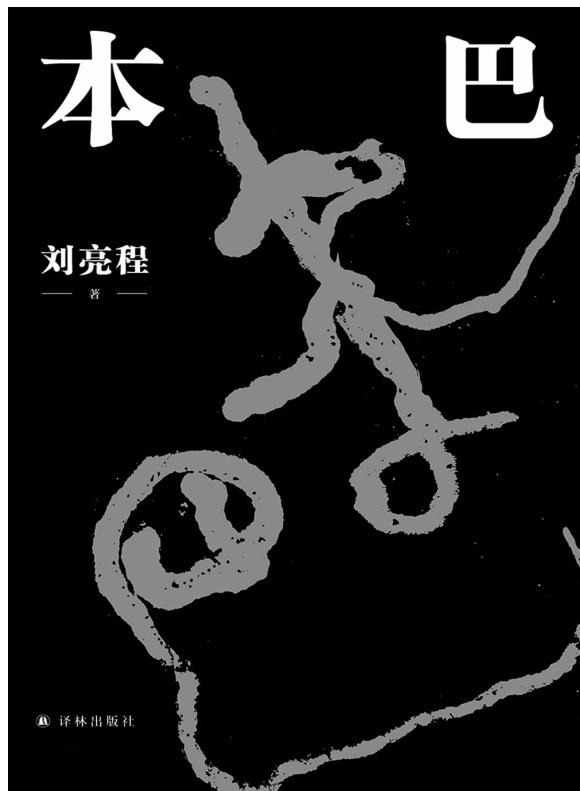


# 本巴所有人约好在25岁相聚



《本巴》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 童年 0

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和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

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二十五岁,美男子明彦也长到二十五岁,本巴所有人约好在二十五岁里相聚,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

先出生三十年,能预知过去未来九十九年凶吉的谋士策吉,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每日站在班布来宫殿的瞭望塔上,往几十年远的路程上眺望。

后出生的美人阿盖姗姗来迟,在她十二岁的早晨,江格尔隔着十三年的距离拉住她的手。多遥远月里的美人,江格尔的手都能伸过去拉住。

还有摔跤手萨布尔,他在二十三岁时突然想起一桩往事,掉转身跑回到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然后,他两天走完二十年的路,在晌午前赶上班布来宫的隆重酒宴。

萨布尔说,好多我们熟悉的人都在童年里贪玩。时常在早晨和黄昏,隔着喊声能翻过去的一道山,隐约听见他们的呼喊。

还有天下有名的快嘴判官贺吉拉根,他刚打完一场十三岁里的官司,把明彦小时候被人夺走的牛石头牧场判回来,让这位远近闻名的美男子,脸上有了来自少年的灿烂阳光。然后,他急急匆匆往二十五岁里赶,这位嘴比腿快的大判官,他的嘴巴已经伸到班布来宫殿的酒宴上,腿却还在一年远的戈壁上蹒跚。

还有,牧马人哈尼赶着成群的马匹过和布河,上游的河里蹿满彩霞般的枣红马,中游的河里蹿满夜色般的铁青马,下游的河里蹿满蒲公英般的雪青马,河水被千万只马蹄溅起,在半空中飘成另一条河。站在宫殿瞭望台上的谋士策吉,看见这条年老的河流里,蹿满一岁两岁的马驹。而牧马人哈尼,正在赶马蹿过他二十四岁的那段河,他离九色十层的班布来宫,只剩下一声马嘶的距离。

还有,挥双斧的大肚英雄贡布,已经在二十五岁里待了七年,他的年龄停住了,左右手的金斧头却不愿停住。左手的金斧头追着阳光往前走,杀尽未来年月的敌人。右手的银斧头循着月光往后走,把暗中跟过来的大鬼小鬼全砍死在黑夜中。

## 1

整个本巴只有洪古尔一人没有长大。

洪古尔本来可以和江格尔一起长大,他父亲蒙根汗把长大的机会给了江格尔。

说来话长了。

当本巴草原还是巴掌大,天上的月亮还是指甲盖大的时候,江格尔出生了。

江格尔一出生便成了孤儿。他的父亲乌仲汗,晚年沉迷于一场一场的酒宴。一代汗王和他的勇士们,都老得骨头变薄,经不起草原戈壁上的风吹雨打,只有喝酒说话的嘴还没有老。老汗王和他创建的本巴,却早已风雨飘摇。

策吉的父亲,那位因两眼昏花,只能看见前后二十年凶吉的老谋士,醉醺醺地在班布来宫殿的瞭望塔上,焦虑地看见三年远的路上、五年八年远的路上,扬起冲天尘土,四面八方的烟尘在朝本巴围拢过来。

老谋士已经没力气走进宫殿,给他比他还老的乌仲汗汇报军情。

早年,他的智谋还管用。当老汗王和骨头变薄的勇士们,借着酒劲,七嘴八舌地说他们年轻时打过的胜仗、杀死的莽古斯时,老谋士命马夫把宫殿所有的窗户打开,让那些骇人的大话随风飘去,一次次把远路上的敌人吓退。

后来不行了,那些老英雄没牙的嘴里,连一句硬话都没有了。

本巴就在那时被莽古斯彻底吞噬。一世英主乌仲汗,在酣醉中被莽古斯掳去,只留下嗷嗷待哺的江格尔。

洪古尔的父亲蒙根汗,把出生不久的江格尔藏在山洞,让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洪古尔冒充江格尔被莽古斯掠去。聪明的莽古斯并不相信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家伙就是江格尔,他们杀死所有车轮高的男子,把洪古尔拴在车轮旁看着他长大,只要长到车轮高,不管他是不是江格尔,他们都会杀了他。

洪古尔就在那时候停住不长了。藏在山洞的江格尔却迅速长大,那个漆黑的山洞让江格尔仿佛又回到母腹,他一场一场地做梦,在梦中学会父亲乌仲汗打仗治国的所有本领,并在梦中把一辈子的仗打完,赶在山洞盛不下他之前,跑了出来。

那真是地动山摇的一天。那座让江格尔第二次出生的高山,有了一个名字,叫赛尔山。对面的另一座叫哈同山。一个是王,一个是妃。

相传还没投生人世,形似一颗晶莹剔透的美人阿盖,就在哈同山顶的草尖上,望着赛尔山头云层般升起的一场场梦,等待那个做梦的人出世。她等到石头开花,又在江格尔出世后,等到地上的露水积攒成一条河,连接起两座山,她才迟迟来到世间。

这条连接起赛尔山和哈同山的河,也有了一个名字,叫和布河。

## 2

话说江格尔一出生,便将吉祥平安还给了本巴,占领了他父亲草原的莽古斯,都被江格尔消灭在了一场场的梦中。

那些蛮狠的莽古斯,白天在本巴草原上横行霸道,每到夜晚,眼睛一闭,江格尔便提刀跨马出现在他们梦中。江格尔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捕捉他们。刚开始,莽古斯以为在梦中被杀了,天亮后还会活过来。后来不断有莽古斯在梦中死掉,天黑后闭住的眼睛,天亮了再不会睁开。莽古斯真正地害怕了,不敢闭眼睡觉,晚上聚在一起彻夜喝酒,手拉手坐一圈,见有人睡着,赶紧拉醒,灌一碗酒。

一个又一个黑夜被他们睁着眼熬过去。夜晚的瞌睡移到白天。

可是,江格尔又提刀跨马,出现在他们的白日梦中。那些可怜的莽古斯,白天闭住的眼睛,天黑后再不会睁开。江格尔把他们统统消灭在梦中。

## 3

洪古尔眼看得威武雄壮的江格尔从山洞出来,几乎没动手便收复了本巴,当了汗王,还娶了天下无双的美人阿盖做了夫人,他便知道自己不再需要长成大人。

洪古尔从那个铁链拴他的车轮旁被解救出来,啥也没干,吃了口母亲的奶水便开始打仗。他仗着自己年龄小身体轻,脑子里没装世上沉重的事情,借一阵风便可到达千里之外,轻松追上那些逃跑到连江格尔都梦不到的天边躲起来的莽古斯,把他们的头砍了,揪住头发抡圆,扔到七场风远的另一重天边。然后,他乘着刮向本巴的微风悄然回到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又回来。

在人们纷纷离去的童年,还有好多不愿长大的孩子,他们或孤独一人,或成群结队,留在变成往事的白天黑夜里。

那里树不往高长,河水不往两岸上荡漾,太阳和月亮,在人们的念想里发光。

##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用充满梦幻哲思的文字,向世界讲述了古老而新奇的中国故事。他在史诗尽头重启时间,在古人想象力停住的地方再造山河,成就了一部充满想象与思辨而又自然浑成、语出天真的小说,塑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世界,波澜壮阔熠熠生辉,在游戏、故事和多重梦境里,带人回到世界原初意义上的本真,看见另一个时间中的自己。



作者

## 刘亮程

1962年生,新疆沙湾县人,现任新疆作协主席,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著有诗集《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本巴》,访谈随笔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等。有多篇散文收入全国中学、大学语文课本。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等奖项。

## 铁道工在等那趟列车



2023年7月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余泽民译  
《反抗的忧郁》  
[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著  
Melan Rólija  
201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  
《鲸鱼马戏团》  
Melan Rólija  
电影原著

## 内容简介

《反抗的忧郁》是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匈牙利小说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作品,也是电影《鲸鱼马戏团》的原著。小说围绕数位主人公展开了一系列碎片化的故事描述,多方面呈现了匈牙利小镇的混乱事件。

## 开场

无论在铁道边值班的铁道工怎样颠三倒四地猜测解释,无论火车站站长多少次越来越确信无疑地冲到站台上翘首张望,这列由蒂萨河畔出发驶向喀尔巴阡山脚下,并将冻成了冰坨的匈牙利南部大平原连接在一起的客运列车始终没有到来。“唉,这是怎么搞的,难道这趟列车蒸发掉了……?”铁道工带着一脸的嘲讽、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说。由于这列总共只有两辆、只会在所谓“特殊情况”下才投入运行的由质量很差的硬座车厢和一个老掉牙了的、毛病繁多的424型蒸汽车头拼组而成的救援列车比原本对它缺少约束力的列车时刻表上所规定的出发时间迟发了一个半小时,因而让当地人不得不揣着尽可能保持的冷静与惴惴不安的期盼接受这列由西边驶来的客车晚点的现实,耐心等待它行驶完最后的五十公里路程,最终能抵达目的地。事实上,对于这列客车的晚点,谁都没有真的感觉到惊讶。想来跟其他任何方面一样,铁路运输自然也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某种无可遏制、令人疯狂的混乱不断打乱人们原本相信的秩序,破坏了正常的条件反射,使未来变得诡秘莫测,过去变得无法记忆,日常生活也变得杂乱无序,最终人们只好默默地认命。这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哪怕所有的房门都不再打开,地里麦子朝土里生长,因为就毁灭性的伤害而言,只有其表征可能被察觉,但是其根本原因总是隐秘难测,无法捕捉,所以人们别无办法,只能紧紧抓住一切所能抓住的可能,就像此时此刻旅客们站在村头小火车站所做的这样,他们全都抱着一个“能够占据一个自己有权占据,但是总体数量有限的座位”的愿望,一哄而上地抢着去拉那些已被冻得很难拉开了的车厢铁门。刚刚结束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探亲、早已归心似箭的弗劳姆夫人也未尝例外地投入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座位争夺战”(因为她后来发现,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站着,每个人都能找到座位)。当她用力拨开挡在她前面的其他乘客,使尽了她瘦小骨架里爆发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气力向前挤去,终于成功地抢到了一个面朝行驶方向的靠窗的座位后,过了很长时间,她都难以将自己拼命抢座所激发的愤怒与在厌恶和焦虑之间跌宕起伏的情绪区分开来。想来她购买的是头等车厢的火车票,但是她却不得不忍受这股混合了蒜肠、劣质帕林卡酒和廉价烟草味的呛鼻臭气,她不得不在这些大呼小叫、打骂放屁的“乡巴佬们”充满威胁的包围中进行这段危险的旅行,她不得不正视这一残酷的问题:她是否能够熬到家?她的几位姐姐都居住在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而且她们的年龄都不允许她们出门旅行,假如她中断了这些年已经变得常规化的初冬探访,姐姐们肯定永远都不会原谅她的,因此,仅仅为了她们,弗劳姆夫人也必须咬牙坚持,不能够放弃这一危险的旅行,尽管她跟所有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她周围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她本不该让自己冒任何的风险。然而一个人要想对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明智的判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只要空气稳定恒常的组成部分突然发生了某种重要的、但却令人无法察觉的变化,那个完美运转、没人能够命名的自然法则(就如人们通常所说,是它让世界运转,决定万物生息)会在片刻之间受到影响,突然丧失掉自身的力量。也正因此,这种共同的预感得到了印证,它要比任何由于确凿的危险所唤起的痛苦意识更让人感到难以承受,他们预感到:马上将会发生什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